“反右”的形左实右

列宁道路

“反右”的形左实右

June 06, 2023

“反右”的形左实右

列宁道路

在2022年6月4日这个令黑帮极其紧张的日子，《列宁道路》发布了《1989年革命的三方面局限》，赞颂了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的先锋战士的英勇精神，批判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与妥协性，指出了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对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时隔一年，署名“反右”的文章《<列宁道路>等左翼自由主义倾向的社会根源》（以下简称《根源》）将《列宁道路》的上述观点连同读者群内同志的发言一起扣上“左翼自由主义”的帽子，甚至认为这种自由主义也欺骗了《列宁道路》自己。我们暂且认为，这只是因为作者对《列宁道路》的了解还相当肤浅，这在该作者所写的以往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如果在稍微认真地研究过《列宁道路》的观点之后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那就是作者在欺骗自己了。但是，由于《根源》的机会主义观点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此我们决定按照该文章的写作顺序加以回应，同时也会结合此前“反右”发布的文章。

在第一节中，《根源》将1989年民主革命称为“六四运动”，认为它是自由派领导的追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社会运动，其斗争对象不是专制制度而是公有制与国有企业，因而是反动的而不是进步的，并举出了苏俄早期的白军暴动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进行反驳。首先，在《1989年革命的三方面局限》中我们已经指出，将其称为“六四运动”而不是1989年革命，正是自由派的观点。他们将学生运动的失败等同于整个斗争的失败，将自由派主导的的改良运动看得比工人革命重要。其次，作者表现了逻辑上的混乱，因为苏俄早期白军暴动的社会背景是十月革命已经胜利，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1989年革命的社会背景则是资本主义与专制制度早已复辟，无产阶级早已丢失了国家政权，而两种社会背景下追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公有制与国有企业的论述也存在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公有制才代表社会主义的方向（况且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提法是“国营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复辟后，公有制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而是蜕变为官僚所有制，国有企业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根源》甚至还说，1989年镇压自由派使中国工人保留了一些暂时被走资派把持着的极其宝贵的阵地，这比私人寡头把持要好得多，只是十年后的私有化浪潮才使中国工人遭受沉重的损失。在对敌斗争中，“阵地”的归属是很明确的，不能有任何含糊。难道作者的意思是说，特色黑帮与工人是盟友而不是敌人关系，前者替后者“保管”了阵地？那是不是同样也可以说，当前特色黑帮的公有制与国有企业为中国工人保留了一些不那么宝贵的阵地，因此也要比私人寡头统治要好得多呢？只要特色黑帮继续用社会主义的遮羞布掩盖其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这

样的逻辑就始终成立。实际上，工人阶级在1989年和现在并不存在什么“阵地”，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和经济权利在全面市场化改革之前大于之后，是五十步笑百步。1992年，仅仅在1989年革命失败后的第三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发展步伐大幅加快。至于匈牙利事件，则既有民族关系处理不妥当的问题，也有官僚主义严重与修正主义抬头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两大阵营的对抗，性质比较复杂，在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

《根源》在第一节的最后向《列宁道路》发问：1989年革命的经济内容是什么？我们的回答如下：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的主要是政治诉求，而反官倒、反腐败、公开统治集团成员财产等也可以勉强算经济内容，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这些要求的本质就是削弱特色黑帮的统治，就是一种民主主义，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没有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因而这种民主主义远称不上是彻底的。《根源》还问了苏联解体与自由化转型是进步的民主革命还是反动的自由主义反革命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二者都不是。苏联在解体很久前就已经背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才是反革命的关键一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此成为苏联人民的敌人，而最后的解体与自由化只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为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滑稽剧。在解体前，苏共已经遭到苏联人民的唾弃，在叶利钦政变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能束手就擒。苏联人民在没有坚强政党领导、没有组织起来的条件下，在苏共统治与私人寡头统治两个都很差的选项之间，还是选择了后者。

《根源》在第二节强调自己是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反对自由主义倾向的，但是上述论证逻辑与保党救国分子无异，尤其是对复辟后的特色黑帮继续使用“走资派”这一历史上的称呼，等于默认革命派与走资派的斗争还在继续，就差说出我们要依靠党内坚持社会主义的“健康力量”了。说“反右”是形左实右，一点也不冤枉。

“反右”的经济决定论观点遭到批判后，在《根源》的第三节委屈巴巴地为自己辩护：

> 笔者什么地方赞同经济决定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缺乏条件只能消极等待了呢？难道笔者在哪里反对过积极地宣传或组织工作、主张过消极等待革命形势的到来吗？难道笔者正在努力进行的反自由主义倾向的斗争不是在革命低潮期的积极准备吗？

我们要说的是，“反右”在《1905年的两种策略和2023年的两种纲领》一文（以下简称《策略和纲领》）中表现的就是崇拜自发性的经济主义，只是由于作者的理论修养太差才意识不到它。

《列宁道路》始终强调当前迫切的任务是在全国政治报的基础上实质建党，通过培养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为未来黑帮必然到来的统治危机及其引起的革命形势做准备。《策略和纲领》却对这一点避而不谈，可笑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现在到全国各地组织几十万工人，民主革命就是现在到全国各地组织几十万小资，不懂得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不懂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即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参与和领导下才能进行得彻底。

《策略和纲领》说富士康工人“自发地”提出的“反对资本家”的口号离社会主义比离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更近，不知道八小时工作制等不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口号正是民主主义的纲领。文章还问道：

> 如果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口号分别向富士康工人运动施加影响，工人们会更倾向于哪一个？

“反右”大概是认为，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是这样体现出来的：给工人批量发放调查问卷，分别介绍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让其作出选择，工人会自然地倾向社会主义。这是崇拜自发性的经济主义思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革命工作未免太轻松了。作者无视资产阶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通过各种渠道每日每时施加的影响，甚至认为“短短几年内中国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并且还在迅速地发展”，无视列宁的灌输理论，不了解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是通过教育创造出来而不是天然形成的，把为革命高潮做的准备抽象地概括为“宣传或组织工作”，将矛头对准所谓自由主义而不是冒险主义，无限搁置思想统一、政治报与实质建党等迫切的问题。

《策略和纲领》还总结道：

> 二者情形必居其一：
>
> 要么还没有革命的形势，这时无论是组织工人群众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组织小资群众开展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无法做到的；
>
> 要么已经出现了革命的形势，到时各个阶级的群众都会迅速组织起来，那时面临的将是用民主革命纲领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纲领来组织工人群众的问题。

也就是说，没有革命形势的时候，我们不能也不需要组织群众开展任何革命，因为一旦有了革命形势，群众自己就可以组织起来，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消极等待革命形势的到来”吗？

对于当前革命的性质问题，《根源》以中国目前不存在“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没有反对徭役经济和农奴制的革命任务来否定民主革命，认为《列宁道路》是在断章取义，殊不知自己对列宁主义进行的才是断章取义的教条式理解，仿佛没有徭役经济和农奴制就没有民主革命的必要了。谁也不会否认，中国目前不存在徭役经济和农奴制的残余，但专制制度则是客观存在的。《策略与纲领》也承认黑帮政权的专制性，但认为它只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专制，对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太过民主和自由。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在政治上除了专制政府和自由派以外，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是自由派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受到的专制压迫相比无产阶级受到的要弱一些。专制制度阻碍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直接化与公开化，这就是民主革命的一大基础。“反右”则要在工人自发运动的基础上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轻视白纸运动的意义，无视群众的民主诉求，实际上不明白究竟怎样才能走向社会主义。

《根源》第四节将所谓自由主义的产生归结为“国内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一般原因和“浸润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特殊原因，强调“大批从自由主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群体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的自由主义倾向”。看起来颇为激进的词句下面隐藏着的恰恰是作者本人批判的机会主义。作者既暴露了自己对自由派与民主派的混同，将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同等看待，又直接否定了列宁主义，甚至否定了列宁本人，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

>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

> 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317-318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工人阶级所需要的科学理论只能由知识分子从外部带给他们，在革命事业的起步阶段，知识分子自觉的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自发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才是更常见的。“反右”一方面沉迷于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另一方面又不相信革命知识分子的自觉性。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就会到达“融工论”：既然革命知识分子自己总是存在着自由主义倾向，而工人又很有组织很有觉悟，推进革命的办法当然是知识分子进厂融工向工人学习，从而改造自己的不彻底性啦！

《根源》将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看成当前决定一些线上小组发展前途的决定性问题，却放过了对政治报实质建党计划产生极大阻碍的冒险主义。我们相信“反右”是真诚的，也希望“反右”能够在深入研究列宁主义提高理论修养后回过头来再看几遍自己引用的恩格斯的警告（“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摆脱形左实右的泥潭。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